

毛姆作品

The Narrow Corner

偏僻的角落

〔英国〕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著
刘宸含 译

W.S. Maugham

The Narrow Corner

偏僻的角落

〔英国〕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著

刘宸含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偏僻的角落 / (英) 毛姆 (Maugham, W. S.) 著;
刘宸含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10

(毛姆作品)

书名原文: The Narrow Corner

ISBN 978-7-5447-3559-9

I. ①偏… II. ①毛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
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15452号

The Narrow Corner by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

Copyright © 1932 by The Royal Literary Fun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. P. Watt Ltd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

Beijing Pengfeiyili Book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2-381

书 名 偏僻的角落

作 者 [英国]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

译 者 刘宸含

责任编辑 王振华

特约编辑 白路汤胜

原文出版 Mandarin Paperbacks, 1990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960×640毫米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184千字
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3559-9

定 价 34.8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短暂的，是人的生命，

偏僻的，是人在这世界上的一隅容身之处。

序

这篇小说中的人物都非常奇怪，他们进入你的脑海，自顾自地生根发芽。他们拥有着适合自己的性格，他们身处某一环境中，你总是时不时地就想起他们。有的时候，他们甚至成了一种困扰，因为除了他们，你已无法再思考其他东西。然后你提笔想把他们写下来，但对你来说，这时的他们已不再是他们了。很奇怪，一个时而在你脑中一闪即逝，时而让你念念不忘的人，一个也许让你几个月来日思夜想的人，竟然会完全地从你的意识中消失，你不记得他的名字，也不记得他的相貌，你甚至会忘记他曾经存在过。不过有时，事情并不是这样的。一个你本以为已经写完的人物，一个你并未特别留心的人物，却并未被你的记忆遗弃。你发现自己又开始想他。这种感觉很让人恼怒，因为你心里想着他，而他对你已全无用处。既然如此，他强迫你记得他又有什么意义？他是一个不速之客，闯入了你的派对，他享受着你为别人准备的食物和美酒。你心中并没有多余的地方给他，你必须关注那些对你来说更加重要的人。但是他才不在乎呢！他才不理睬你为他准备好了的体面的棺木，继续固执地活在你心中。确实，他不按常理出牌，然后有一天你惊讶地发现，他已经挤到了你思想的最前线，你已经没有办法不注意他了。

这本小说的读者将会在《中国剪影》中找到关于桑德斯医生的简略描写。他是在短篇故事《陌生人》中出场的，当时我留了几行给他。我从来没想过会再次想到他。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为什么继续活下去的是他，而不是那本书中的其他人物。他将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。

而尼克尔斯船长最初是在《月亮和六便士》中登场的。一位我在南海遇到的海滩拾荒人提到了他。不过我写完那本书后不久便发现，自己与他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。我不停地想着他，后来当我校对从打字员那儿返回的手稿时，他的一段对话让我灵光一现。我忍不住想，可以用这一素材写部小说，然后越想越觉得喜欢。当我拿到最后的校样时，便已经决定要写这本小说了，于是将文章切成了对话。下面便是这段会话：

“在事业的其他方面，他就幸运的活络多了。他走私枪支到南美，走私鸦片到中国。他也在所罗门群岛从事过黑鸟勾当^①，额头上有一道疤，就是某个不明白他善意的初衷的流氓黑鬼留下的。他主要的一单生意是在东部海域巡航，而他对那次出海的回忆便是他经久不衰的话题。好像是有一个悉尼的家伙走了霉运，杀了人，然后他的朋友们竭力帮他躲一阵风头，所以找到了尼克尔斯船长。雇主给了他十二个小时买纵帆船找船员，然后第二天晚上，那位有趣的乘客便在离开海滩一点儿的地方上了船。

“‘这份工作我赚了一千金镑，现付。’尼克尔斯船长说，‘旅行很愉快，我们穿过了西里伯斯岛，绕着婆罗洲群岛转了转。真是太棒了，那些岛，到处都是美景和植被什么的。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想打猎就能打猎。不过当然，我们是不会做坏规矩的事的。’

① 黑鸟勾当，诱拐和强行买卖奴隶。

“‘你的乘客是个怎样的人？’我问道。

“‘好人，世间罕见的好人。牌也玩得很好。我们每天都玩埃卡泰牌，玩了一年，然后我那一千金镑又都输回去了。我自己也是个很厉害的牌手，而且我可是留心着呢。’

“‘他最后回到澳大利亚去了吗？’

“‘他是那样打算的，他在那儿有一些朋友，他们一直想在几年内花钱摆平他的小麻烦。’

“‘我明白了。’

“尼克尔斯船长停顿了一会儿，他那生机勃勃的眼睛奇怪地蒙上了一层阴影，眼神变得有些涣散。

“‘可怜的人，在爪哇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掉到了海里，我猜后事都由鲨鱼了结了。他是个玩牌好手，我几乎没见过比他更厉害的人。’尼克尔斯船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‘我在新加坡把纵帆船卖了。卖船的钱再加上那一千金镑，这趟买卖我算是做得不赖。’”

正是因为这个小插曲，我才想到写这本书，不过真正动笔，也是十二年后的事了。

1

故事发生在很多年前。

桑德斯医生打了个哈欠。现在是早上九点，一天才刚刚开始，他却已经无事可做了。今天已经来了几个病人。应该也就只有这几个了。之前这座小岛上并没有医生，他来了之后，岛民们便抓住这难得的机会，蜂拥而至请他看病。不过这种小地方也生不出什么疑难杂症来，他所诊治的疾患，要么是医生也无能为力的慢性病，要么就是些无关紧要的小毛病，用些简单的药物就能治愈。桑德斯医生在福州行医十五年，治疗眼疾的医术高明，在中国人圈子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。这次到塔卡拉岛来，是为了替一位中国富商做白内障手术。塔卡拉是离马来群岛很远的一个小岛，与福州相距甚远，所以一开始桑德斯医生并不打算亲自过来。那个中国富商叫程金，是福州本地人，有两个儿子，都在福州。程金和桑德斯医生是老相识，他总会定期回福州一两趟，有时便会请医生诊治自己视力日益下降的眼睛。程金是听说过这位医生的传说的，知道他能化腐朽为神奇，让失明的病人重见光明。于是当自己的病情发展到只能辨清白天和黑夜时，程金便打定主意，请桑德斯医生做白内障手术，以确保自己能重见光明。桑德斯医生曾建议程金，如果出现了某些症状，就前往福州进行手术。可程金因为害怕手术刀而耽误了治疗时机。后来他的病情日益恶化，已到了无法分辨事物的

地步，但由于怕自己无法完成长途旅行，他便叮嘱儿子一定要说服桑德斯医生，请他来塔卡拉为自己做手术。

程金是苦力出身。年轻的时候有过了不得的经历，加上他坚韧不凡，胆识过人，又有命运的垂青（当然也少不了欺诈和不择手段），最终聚敛了巨大的财富。如今他已年届七十，在好几个岛上都有自己的大农场。他有几艘用来采集珍珠的纵帆式帆船，他的主营业务是大规模贩卖群岛上所有的物品。为了父亲，程金那两个已步入中年的儿子便去拜访桑德斯医生。他们既是医生的病人，同样也是朋友。每年医生都会受邀跟他们一起品尝大餐。惯例是燕窝、鱼翅、海参以及其他各种珍馐美味，还有高价请来的舞娘的伴舞助兴，每个人到最后都会烂醉如泥。

福州的中国人都很喜欢桑德斯医生，因为他会说一口流利的福州方言，而且和其他住在“定居点”的外国人不同，他就住在福州市区。桑德斯医生在那儿住了很多年，当地的福州人对他的各种习惯都很熟悉了，知道他抽大烟，虽然抽得不凶，也知道其他一切他乐意为人所知的事。在中国居民看来，桑德斯医生是一个理智的人。社区里的外国人总是对他冷眼相待，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居民对他的喜爱。医生从来不去俱乐部；邮差来送信时，他总是在看文件。其他的外国人从来不清他吃晚饭，他们有自己的英国医生。只有当他们的医生休假时，才会请桑德斯医生过去。不过若涉及眼疾，这些外国人就会收起自己对桑德斯医生的不满，屈驾前往他的诊所寻求诊治。

医生的家坐落在河对岸，是一栋破烂的中式小房子，被这个城市散发出的恶臭包围着，不过医生自己却乐在其中。他的客厅就是他的诊室，那些外国人坐在里面时，总是心怀厌恶地环顾四周，觉得降低了自己的身份。房间的陈设都是中式风格，只有两件西式家具：一张

拉盖书桌和一对磨损严重的安乐椅。褪了色的墙壁上，挂着病人谢赠的中国画轴，还有一张由厚纸板做成的，印着不同大小字母的视力表，两者相邻而挂，显得格格不入。在那些外国病人眼里，这个屋子里总是弥漫着淡淡的鸦片味，辛辣而呛人。

不过程金的两个儿子却并未注意到这一点。即便注意到了，他们也不会表现出来。寒暄了几句后，桑德斯医生就从一个绿色的小锡罐里拿出了香烟请两兄弟抽，接着便进入了正题。程金让儿子们转告桑德斯先生：自己现在又老又瞎，根本无法亲自来福州，所以恳请医生前往塔卡拉岛，为他做白内障手术。而这个手术，早在两年前就应该做了。要多少报酬才行呢？医生摇了摇头。他在福州有很多病人，根本抽不开身离开，哪怕只有一两天也不行。而且他并不认为程金没有办法来福州。程金完全可以坐自己的纵帆式帆船过来，如果那样也不行的话，他也可以从望加锡市^①请个能妙手回春的外科医生。程金的儿子们滔滔不绝地解释道，在父亲眼里，只有桑德斯医生才能让他重见光明，所以他执意不让其他任何医生碰他。儿子们还表示，如果桑德斯医生愿意前往塔卡拉岛，那么在离开期间损失的诊费，程金愿意出两倍的价钱来补偿。医生先生仍是摇头。兄弟俩对视了一眼，然后老大从内兜里掏出了一个大大的、破旧的黑色皮质钱包。钱包鼓鼓的，里面塞满了渣打银行的本票。他将这些本票一一展开在桑德斯医生面前。一千美元，两千美元……桑德斯医生看着程金的长子拿出了一张又一张的本票，嘴角微微地翘起，锐利而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兄弟俩一边讨好地微笑着，一边敏锐地捕捉着对面坐着的男人的表情，突然间，他们嗅出了一丝变化。虽然兄弟俩确信，桑德斯医生体内的

① Macassar，望加锡市，乌戎潘当市的旧称，位于印度尼西亚。

贪婪已经被点燃了，但奇怪的是，医生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，眉眼间对两兄弟耐着性子的谄媚也没有什么表示。程金的长子停住了手，向医生投去探询的目光。

“我没法一走三个月，病人们怎么办？”桑德斯医生说道，“让程金从望加锡市或者安波那^①请个荷兰医生吧。安波那有个医生很不错。”

程金的长子并没有答话，只是继续从钱包里掏出纸张放在桑德斯医生面前。这次是百元大钞。十张一叠，一叠挨着一叠，一共十叠。那原本鼓鼓囊囊的钱包一下子瘪下去不少。

“够了，”医生说，“这些就行了。”

① Amboyna, 安波那, 即安汶岛 (Ambon), 印度尼西亚马古鲁群岛南部小岛。

3

这趟旅途几经辗转。桑德斯医生从福州出发，坐上一艘中国船只，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，在那儿等了几天，又上了一艘货船前往望加锡市。在望加锡市，每隔一个月有一班去新几内亚的马老奇的荷兰船，医生乘上了这班船，沿途又停留了好多站，这才最终到达了塔卡拉岛。医生随身带了一名仆人，是个中国男孩，负责在他需要时帮忙给病人上麻药，并在他抽大烟时准备好烟管。程金的手术很成功。接下来桑德斯医生便只等着荷兰船从马老奇回去了。在等船的这段时间内，他无事可做，只好闲坐着捻弄拇指玩。岛非常大，但却冷冷清清的，荷兰总督也只是时不时地来视察一趟。当地的政府代表是混种爪哇人，他们完全不会说英语，还有一些治安警察。镇上有一条商业街，街上的铺子只有两三家是来自巴格达的阿拉伯人开的，其他都是中国人的产业。离镇步行约十分钟，有一家小的招待所，总督定期访问时总在那里下榻。桑德斯医生就住在这间旅馆里。旅馆门口的小道贯穿了三英里的大农场，然后消失在原始丛林中。

荷兰船只要一入港，这儿就会热闹起来。船长和两三位官员以及总工程师一道上岸，如果船里还有乘客，他们也会一起跟来。大家伙总是来程金的商店，喝上一杯啤酒，但绝不会逗留超过三小时。喝完

酒他们就回到船上去，一边驶离小镇，一边继续在船上睡觉。现在医生正坐在程金的店里靠门口的位置。店外面有一个由藤条编成的雨棚，挡住了很多阳光。街面上太阳毒辣辣地烤着，一条脏兮兮的狗正在嗅着一堆垃圾，寻找着可以吃的东西。垃圾上面盘旋着一群苍蝇，嗡嗡作响。两三只鸡在路面上扒寻着什么，还有一只蹲着，用翅膀在土里迅速翻动着。街对面有一个全身赤裸的中国孩子，肚子鼓得大大的，正在路边玩土，看样子是想用路面的沙土建一座城堡。苍蝇在他身边飞来飞去，停在他身上，他却一点儿也不在意，继续全神贯注地玩着土，也没有挥挥手赶走苍蝇。接着来了一个本地人，只穿了一件褪了色的围裙，单肩挑着扁担，扁担两头挂着两只篮子，里面装满了甘蔗。他走得很慢，每走一步都踢起一些尘土。店里有一个伙计，正伏在案头，不停地拿毛笔蘸着墨汁写中文文件。一名小工坐在地板上，一边卷着香烟，一边一根接着一根抽着。店里没有生意，医生叫了一瓶啤酒，那伙计放下手中的笔，走到后头，从水桶里拿出一瓶酒，再拿了一只玻璃杯，一齐送到了医生面前。啤酒瓶凉凉的，摸起来舒服极了。

时间过得缓慢沉闷又无聊，不过医生倒也没有不悦，他总能因为一些小事自娱自乐。他缓缓地喝着啤酒，看着外头脏兮兮的狗、瘦弱的鸡以及鼓着大肚子的孩子，也不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了。

医生抬起头，发出了“咦”的一声。并没有船泊岸，却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两个白人，沿着满是尘土的马路缓步向这边走来。他们懒散地走着，一会东瞅瞅，一会西瞅瞅，就好像是第一次上岛一样。那两个男子穿着破旧的裤子和汗衫，遮阳帽也脏兮兮的，看到医生坐在那儿，就朝他走了过来。

其中一个人问道：“这儿是程金的店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在吗？”

“不在，他身体有些不适。”

“那还真不走运。进来喝杯啤酒没问题吧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说话的男人转向身旁的同伴，说道：“进来吧。”随即两人一道进了店门。

“你们喝什么？”医生问道。

“我要一瓶啤酒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另一个人说道。医生要了两瓶啤酒，那伙计很快就拿来了，还顺带为新到的客人添了两把椅子。

两个男人中，一个是中年人，脸色灰黄，满是皱纹，一头白发，上唇留了一小撮胡子，中等身高，瘦瘦的，说话的时候露出一口丑极了的蛀牙。他的眼睛很小，眸色也浅，眼神狡猾又不屑，双眼之间相隔得略微有些近，使得他看上去一副狐狸相。不过他的谈吐举止倒也挺讨巧。

“你们这是从哪儿来？”医生问道。

“从星期四岛来，我们有一艘小帆船。”

“那还真是条很不错的航线。天气很好吧？”

“好得不能再好了，和风徐徐，海面平静极了，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惊涛骇浪。我叫尼克尔斯，别人叫我尼克尔斯船长，也许你听说过我。”

“还真没什么印象。”

“我在这带海上漂了三十年，走遍了群岛的每一个角落，这一带我非常熟悉。程金认识我，我们有二十年的交情了。”

“我刚来这儿不久。”医生说。

尼克尔斯船长扫了医生一眼，神情诚恳，一脸坦荡，然而这一瞥，却让人嗅到了一丝怀疑的气息。

“你的脸很熟悉，”船长说，“我肯定在哪儿见过你。”

桑德斯医生微微笑了笑，却并未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。尼克尔斯眯起眼睛，努力回忆着到底是在哪里遇到过眼前这个小个子男人。船长仔细地端详着医生的脸。桑德斯医生个子矮小，只有五尺六寸多，很瘦，但却挺着大大的啤酒肚。他的手很柔软，胖乎乎的，但却很小，手指自下而上逐渐变得纤细。如果他自负，那么他对于自己这双手的好感，大概不止一点点，因为它们至今仍保留着受过良好教育的优雅痕迹。他的相貌丑陋，鼻子短扁上翘，嘴巴很大；他常常咧开嘴大笑，

每当这时，便能看到他那硕大发黄、参差不齐的牙齿。灰色的浓密的眉毛下面，是一双绿色的眼睛，闪烁着有趣而聪慧的光芒。他的胡子并未刮得十分干净，皮肤上也有疤痕；他脸色潮红，颧骨处还泛着紫色的红晕，这是心脏长期感染的病兆。他年轻时头发一定又密又黑又粗糙，然而如今已几近全白，顶上也秃得只剩下几根稀疏的头发。不过他的丑陋一点儿也不讨人厌，相反还很有魅力。他一笑起来，眼周的皮肤便缩了起来，折成一道道皱纹，让他的脸看起来有活力极了，而他的表情也充满了一种极端的但又并非坏心肠的恶意。也许会有人把他当做一个丑角，但绝非是因为他相貌丑陋，而是因为他眼神中透露出的机灵——他的智慧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。然而即便他总是表现得很愉快，为人又聪明，喜欢开玩笑，常常会被自己和他人的笑话逗乐，但是仍旧让人觉得，他似乎总是有所防备，即便是放声大笑时，他也从未真正放开自己。不管他多直爽，举止多热诚，你总会感到他正在观察着自己，因而不会让自己被他表面的直白所蒙蔽，那双充满愉悦、流露着笑意的眼睛，此时正在观察者你，衡量着你，评判着你，然后得出结论。他可不是什么只看表面的人。

医生没有说话，于是尼克尔斯船长竖起拇指指着自己的同伴说道：“这是弗瑞德·布莱克。”

医生点了点头。

“你准备在这儿待很久吗？”船长继续问道。

“我在等荷兰的邮船。”

“往北还是南？”

“北。”

“你说你叫什么来着？”